十誦律卷第十七　第三誦之四　職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九十波逸提之九

佛在釋氏國爾時摩訶男釋四月請
佛及僧所須藥一切自恣皆從我取
爾時六群比丘過夏四月不病到摩
訶男釋所言我等須酥答言先所有
酥僧中用斷但有餘藥訶梨勒阿摩
勒毗醯勒波梯羅藥比牧蔓陁藥多
耶摩那藥迦樓伽盧醯尼藥有如是
等若須者便取六群比丘又問汝有
油蜜石蜜薑胡椒蓽茇黑鹽不我等
須之答言先有僧中用盡但有餘藥
訶梨勒等若須者便取六群比丘便瞋
恚言汝誑佛及僧力不能與者何故請
佛及僧四月自恣多與藥若有餘人請
者必當自恣與多美好藥此辛苦草藥
何處不有爾時摩訶男釋善好大人
如是訶時心不憂愁時有餘居士隨
從摩訶男釋者以嫉瞋心訶責言是
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是摩訶男
釋善好供給衆僧如事大家云何現

前訶罵出其過罪是中有比丘少欲
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
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
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
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
摩訶男擇善好供給眾僧如事大家
而現前訶罵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
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受四月自恣請過
除常請除數數請除別請復更壽者
波逸提四月請者隨何家中請僧四
月一切藥隨意所須常請者隨何家
中常請僧一切藥隨意所須數數請
者隨何家中過一月已復請四月過
二月已復請四月過三月已復請四
月過四月已復請四月別請者私請
也波逸提者煑燒覆障若不悔過能
障导道是中犯者若比丘隨何家中
四月請僧與一切藥是比丘過四月
已若復索酥得者波逸提不得者突
吉羅索油蜜石蜜胡椒蓽茇[illegible]
得者波逸提不得者突吉羅若索訶
棃勒阿摩勒毗醯勒波林[illegible]此等

隨多耶摩那迦樓伽盧醯尼等苦藥
得者突吉羅不得者亦突吉羅若常
請者隨何家中請僧與一切藥若請
主死若有兒若有兒弟婦作是言如本
家主在時請我今亦如是常請是中有
比丘應常請處取若數數請者隨何
家中數數請與一切藥是中一月過
已更請四月是中比丘應夏中二月
受冬中一月受若二月過已更請四
月應夏中二月冬中二月受若三月
過已更請四月應夏一月冬三月受
若四月過已更請四月應冬四月受
比丘冬四月過不病更從索酥得者
波逸提不得者突吉羅若索油蜜石
蜜胡椒蓽茇黑鹽若得者波逸提
醯勒波株羅毗牧葛隨多耶摩那迦
不得者突吉羅若索呵梨勒阿摩勒毗
樓伽盧醯尼等苦藥若得者突吉羅
不得者亦突吉羅不犯者若病若
從親里索若先請若不索自與不
犯四七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佛不在比丘尼僧
前結同戒時佛在比丘僧前結同戒

語諸比丘汝等以是戒向比丘尼說
作是語已入室坐禪尒時諸比丘作
是念佛今為我等結同戒言汝等向
比丘尼唱說作是語已入室坐禪是
中誰能往王園比丘尼精舍向比丘
尼僧說復作是念是長老跋提比丘
有大功德名聞多知多識此人堪往
王園向比丘尼僧說作是念已共相
謂言當共往語長老跋提比丘即時
諸比丘往詣長老跋提所頭面礼足
一面坐已語長老跋提言汝知不佛
為我等結同戒語我等言汝等向比
丘尼說作是語已入室坐禪我等作
是念是中誰能往王園比丘尼精舍
向比丘尼說我等復作是念是長老
跋提比丘有大功德名聞多知多識
此人堪任往王園向比丘尼說汝今往
語王園精舍向比丘尼唱說者善長
老跋提默然受諸比丘語尒時諸比
丘知跋提默然受已從坐起頭面礼
足右繞而去是長老跋提過是夜已
晨朝著衣持鉢共一後行比丘入舍
衛城次第乞食食已向王園比丘尼

精舍諸比丘尼遥見長老䟦提故有
為敷牀者有為辦洗足水者時長老
䟦提洗足已就座處坐語諸比丘尼
令集一處語比丘尼言佛為我等結
同戒我及汝等應共受持尒時有長
老比丘尼善比丘尼皆言善好受持
是語尒時偷蘭難陁比丘尼在衆中
語長老䟦提言汝愚癡不了不決定
知我等可以汝語故持不持耶我等
當問餘比丘持修多羅比尼摩多羅
迦者若應持者當持不應持者不持
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陁聞
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偷蘭難
陁比丘尼云何名比丘尼佛結同戒
違逆不受復語長老䟦提言汝愚
癡不了不決定知如是種種因緣
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佛以種種因緣訶責偷蘭難陁
比丘尼云何名比丘尼我結同戒
違逆不受復訶責善男子䟦提愚
癡不了不決定知佛如是種種因
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
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說

或時作是言我不受學是戒先當問餘比丘持修多羅持比尼持摩多羅迦者波逸提若比丘欲知法者應從此戒學已當問餘比丘持修多羅持比尼持摩多羅迦者應如是問是語云何是事應尒波逸提者煑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导道是中犯者若比丘說四波羅夷時作是言我不學是戒先當問餘比丘持修多羅持比尼持摩多羅迦者波逸提若比丘說十三僧伽婆尸沙法二不定法三十尼薩耆波逸提法九十波逸提法四波羅提提舍尼法衆多學法七滅諍法及餘入比尼經說時作是言我不受學是戒先當問餘比丘持修多羅持比尼持摩多羅迦者波逸提若除入比尼經說餘經時作是言我不受學是經先當問餘比丘持修多羅持比尼持摩多羅迦者突吉羅（七十五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六群比丘與十七群比丘常共鬪諍相罵相詈時十七群共六群鬪諍相罵已各自別去謂六群比丘不聞其聲屏處相謂言六

群兇惡健鬪我等共同心者六群比丘不能得便時六群比丘盜往立聽十七群比丘謂無人聞說已默然時六群言汝何以罵我等荅言誰罵汝等六群言汝等適不言六群比丘兇惡健鬪諍我等共同心者六群比丘不能得便十七群比丘言誰作是言從誰所聞六群比丘言我在屏處立聞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共他鬪諍相罵已盜往立聽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荅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共他比丘鬪諍相罵盜往立聽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共餘比丘鬪諍已盜往立聽彼比丘所說我當憶持波逸提盜往聽者若在細梐繩牀下若麤梐繩牀下若獨坐牀下若戶邊若道邊若高上若牆邊若別房內若壁邊障外若闇中若

月明中波逸提者若燒覆障若不悔
過能障㝵道是中犯者若比丘共他
比丘鬬諍相罵已盜往聽他語若在
細梐繩牀下能得聞者波逸提不得
聞突吉羅若在麁梐繩牀下若獨坐
牀下若尸邊若道邊若高上若牆邊
若別房內若壁邊若障外若黑闇中
若月明中得聞者波逸提不聞者突
吉羅不犯者若為和合往聽不犯

七十六竟

佛在舍衛國尒時諸比丘欲與跋難
陁釋子作擯羯磨白時六群比丘於
僧中遮不得成羯磨一時六群比丘
有因緣餘處去有一比丘助六群者
不去諸比丘共相謂言我等今與六
群比丘作擯羯磨有比丘言六群比丘
或言在中間遮有比丘言六群比丘已
餘處去无有遮者即打揵椎集比丘
僧欲與跋難陁作擯羯磨稱跋難陁
名欲唱白時助六群比丘者默然從
坐起去作是念今諸比丘欲與跋難
陁釋子作擯羯磨後白諸比丘唱言
已與跋難陁作擯羯磨是助六群比

丘者言是羯磨不如法別我作故諸
比丘言汝在是中合言我雖在此中
汝等欲唱白時我從坐起去以擯跋
難陀釋子故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
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訶責助
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僧斷事時默
然起去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
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助六群
比丘汝實作是事不荅言實作世尊
佛種種因緣訶責助六群比丘云何
名比丘衆僧斷事時默然起去種種
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
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
僧斷事時默然起去波逸提僧斷事
者若僧所作事謂白一白二白四羯
磨布薩自恣若作十四人羯磨波逸
提者煑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导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僧斷事唱白時默
然起去波逸提若白一白二白四羯
磨布薩自恣作十四人羯磨時默然
從坐起去者波逸提不犯者若去大
小便若去不離聞處不犯七十七竟
佛在俱舍彌國時闡那比丘諸上座

所說是法是律是佛教不待說竟中間作異語荅難上座无敬畏心諸比丘語闡那汝莫尒諸上座所說是法是律是佛教汝莫中間作異語不待說竟荅難上座无敬畏心闡那言我荅難上座无敬畏心何預汝事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闡那云何名比丘諸上座所說是法是律是佛教不待說竟中間作異語荅難上座无敬畏心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闡那汝實作是事不荅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責闡那云何名比丘諸上座所說是法是律是佛教不待說竟中間作異語荅難上座無敬畏心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汝等記闡那比丘不恭敬事若有餘比丘作是事者亦應如是記不恭敬事記者僧一心和合一比丘唱大德僧聽是闡那比丘上座所說是法是律是佛教不待說竟中間作異說荅難上座無敬畏心若僧時到僧忍聽當記闡那比丘不恭

敬事白如是如是白四羯磨僧與闡那
比丘不恭敬事竟僧忍默然故是事
如是持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
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不
恭敬者波逸提波逸提者煑燒覆
障若不悔過能障导道是中犯者若
比丘僧未記不恭敬事若諸比丘語
汝莫作婬荅言不作而實作婬婬故
波羅夷不恭敬故突吉羅汝莫偷奪
他物莫故奪人命莫觸女人身莫殺
草木莫過中食莫飲酒汝從此房出
從牀榻被褥獨坐牀起去莫捉鉢鉤
鉢多羅半鉤鉢多羅揵鎡半揵鎡剃
刀鑷小刀荅言不作而實作若作隨
得罪不恭敬故突吉羅若比丘僧未
記不恭敬事諸比丘語汝莫作婬荅
言當莫作而實作婬婬故波羅夷不恭
敬故突吉羅汝莫偷奪他物莫奪人
命莫觸女身莫殺草木莫過中食莫
飲酒汝從此房出從牀榻被褥獨坐
牀起去莫捉此鉢鉤鉢多羅半鉤鉢
多羅揵鎡半揵鎡剃刀鑷小刀荅言
當不作而實作若作隨得罪不恭敬故

突吉羅若比丘僧記不恭敬事已諸
比丘語汝莫作婬荅言不作而實作
婬婬故波羅夷不恭敬故波逸提僧
記不恭敬事已語汝莫偷奪他物莫故
奪人命莫觸女身莫殺草木莫過中
食莫飲酒汝從此房出從牀榻被褥
獨坐牀起去莫捉此鉢鉤鉢多羅半
鉤鉢多羅揵鎡半揵鎡剃刀鑷小刀
荅言不作而實作若作隨得罪不恭
敬故波逸提若比丘僧記不恭敬事
已諸比丘語汝莫作婬荅言當不作而
實作婬婬故波羅夷不恭敬故波逸
提僧記不恭敬事已諸比丘語汝莫偷
奪他物莫故奪人命莫觸女身莫殺草
木莫過中食莫飲酒汝從此房出從牀
榻被褥獨坐牀起去莫捉此鉢鉤鉢多
羅半鉤鉢多羅揵鎡半揵鎡剃刀鑷
小刀荅言當不作而實作若作隨得
罪不恭敬故波逸提 七十八竟
佛在支提國跋陁羅婆提邑是處有
惡龍名菴婆羅提他兇暴惡害无人能
得到其住處象馬牛羊騾驢駱駞无
能近者乃至諸鳥不得過上秋穀熟

時破滅諸穀長老莎伽陁遊行支提
國漸到跋陁羅婆提邑過是夜已
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乞食時聞此
邑有惡龍名菴婆羅提他呪是惡害
人民鳥獸不得到其住處秋穀熟時
破滅諸穀聞已乞食竟到菴婆羅提
他龍住處泉邊樹下敷坐具大坐龍
聞架裟衣氣即發瞋恚從身出烟長
老莎伽陁即入三昧以神通力身亦
出烟龍倍瞋恚身上出火莎伽陁比
丘復入火光三昧身亦出火龍復雨雹
莎伽陁比丘即變雨雹作釋俱利餅
餢餅波波羅餅龍復放大霹靂長老莎
伽陁即變霹靂作種種歡喜丸龍復
雨箭刀矟莎伽陁即變作優鉢羅華
波頭摩華俱牟陁華分陁利華時龍
復雨毒虵蜈蚣土虺蚰蜒莎伽陁即
變作優婆羅華瓔珞瞻蔔華瓔珞婆
師華瓔珞阿提目多伽華瓔珞如是
等龍所有勢力盡現向長老莎伽陁
知是現威德已不能勝故即失威力
光明莎伽陁知龍力勢已盡不能復
動即變作細身從龍兩耳入從兩眼

出雨眼出已從雨鼻入從口中出在
龍頭上往来經行不傷龍身尒時龍
見如是事已心即大驚怖畏毛竪合掌
向長老沙伽陁言我歸依汝沙伽陁
答言汝莫歸依我當歸依我所歸依
龍言我從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
當知我盡形作佛優婆塞是龍受三
自歸作佛弟子已更不復作如是見
惡事諸人鳥獸皆得到其所住處秋穀
熟時不復傷破如是名聲流布諸國皆
言長老沙伽陁能降惡龍折伏令善諸
人鳥獸得到龍所秋穀熟時不復破
傷國長老沙伽陁名聲流布故諸人
為僧作供養前食後食是中有一貧
窮女人信敬獨請長老沙伽陁沙伽
陁黙然受受已是女人為辦多酥乳糜
受而食之女人思惟是沙門噉是多
酥乳糜或當冷發便取似水色水香
水味酒持與是沙伽陁不看即飲飲
已為說法便去還向寺中尒所時間
酒勢便發近寺門邊倒地僧伽梨衣
多羅僧安陁衛水囊鉢杖油囊革屣
針線囊各在一處身在一處醉无所

覺尒時佛與阿難遊行到是處佛見
十誦律第十七卷 第十五張 戒
是比丘知而故問阿難此是何人吞
言世尊此是長老莎伽陀佛即語阿
難是處為我敷坐牀辦水集比丘僧
阿難受教即敷坐牀辦水集比丘僧
已往白佛言世尊我已敷坐牀辦水
集比丘僧佛自知時佛即洗足坐阿
難所敷牀上問諸比丘汝等曾見曾
聞有龍名菴婆羅提他晃是惡害先
無有人到其住處象馬牛羊驢駱
駝无能近者乃至諸鳥無敢過上秋
穀熟時破壞諸穀善男子莎伽陀能
折伏令善諸人鳥獸得到泉上是時
衆中有見者言見聞者言聞佛語諸比
丘於汝意云何此善男子莎伽陀今能
折伏蝦蟇不答言不能世尊佛言如是
過罪若過是罪皆由飲酒故從今日
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
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佛種種因
緣訶責飲酒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
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
比丘飲酒者波逸提酒者有二種穀
酒木酒穀酒者用食用麴用米或用

根莖華葉果用種種子用諸藥草雜

作酒酒色酒香酒味飲能醉人者是
名穀酒木酒者不用食不用麴米但
用根莖葉華果若用種種子作酒酒
色酒香酒味飲能醉人是名木酒復
有木酒不用食不用麴米根莖葉華
果但用諸種子諸藥和合作酒酒色
酒香酒味飲能醉人是名木酒及前
穀酒皆名為酒若比丘取嘗咽者亦名
為飲是謂飲酒波逸提波逸提者煮燒
覆障若不悔過能障㝵道是中犯者若
比丘飲穀酒隨咽咽波逸提若比丘
飲木酒隨咽咽波逸提若比丘飲酢
酒隨咽咽波逸提若飲甛酒隨咽咽
波逸提若噉麴能醉者隨咽咽波逸
提若噉酒糟隨咽咽波逸提若飲酒
澱隨咽咽波逸提若飲似酒色酒香
酒味能令人醉者隨咽咽波逸提若酒
色酒香酒味若酒色酒香若酒色酒
味若酒香酒味飲者隨咽咽波逸提
不犯者若但作酒色無酒香无酒味
不能醉人飲者不犯 七十九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中前入聚

落中後出中後入聚落中後出不知
出入聚落時節諸外道出家人嫌心
訶罵言餘出家人中前入聚落中前
出食後還自住處皆同和合默然隱
住如烏母中時自於巢中伏住令子
煖是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而今
中前入聚落中後出中後入聚落中
後出不知入出時節是中有比丘少
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
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
云何名比丘中前入聚落中後出中
後入聚落中後出不知出入時節佛
尒時但訶責而未結戒又佛在舍衛
國尒時長老迦留陀夷得阿羅漢道
心中作是念我先在六群比丘中於
舍衛國行辱諸家我今當還令此諸
家清淨作是念已入舍衛國俱度九
百九十九家若夫得道而婦不得若
婦得道而夫不得則不說數但數夫
婦俱得道者尒時舍衛城有一婆羅
門家應以聲聞得度迦留陀夷作是
念我後能度是家者於舍衛城中滿
千家俱度作是念已過夜晨朝著衣

十誦律第十七卷 第十八張

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遂行到是婆羅
門舍爾時婆羅門有小因緣不在是
婆羅門婦閉門作煎餅迦留陁夷即
入禪定於門外沒在庭前現從禪定
起彈指婦即迴顧即見便看門猶閉
作是念此沙門從何處入此必貪餅
故來我終不與若使眼脫我亦不與
即以神力兩眼脫出見已復念出眼
如挽我亦不與即以神力變眼如挽見
已復念倒立我前亦不能與即以神
力於前倒立復念若死我亦不與復
以神力入滅受想定心想皆滅無所
覺知爾時婆羅門婦見已喚問牽挽
不動婦即驚怖作是念是沙門大要
乃爾與常出入波斯匿王所末利夫
人師若聞某婆羅門家死者我等得
大衰惱若活者我與一餅迦留陁夷
即出滅受想定身動便起婦即看餅先
所煎者皆好意惜不與當更煎之即煎
轉勝復不以與即刮釜邊取殘麵煎
復勝於前復作是念此等皆好當以
先者與之適舉一餅餘皆相著迦留
陁夷言姊隨心欲與我幾許便取即

舉四餅持與迦留陀夷迦留陀夷不
受言我不須是餅若汝欲施者可以
與僧是婆羅門婦先世曾供養佛種
善根近正見利根本因緣強堪任今
世得道諸善根牽故便作是念是比
丘實不貪餅但愍我故來即作是念
我所有餅盡當與僧語言善人我盡
持筐餅施僧答言隨意即持餅筐詣
祇桓中打揵搥集比丘僧與僧餅竟
在迦留陀夷前坐聽說法尒時迦留
陀夷即隨順觀本因緣為說妙法即
於座上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
淨是女人聞法知法見法入法度疑
悔不隨他於佛法中得自在心無所
畏從坐起頭面礼迦留陀夷足言我
從今日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知我
盡形作佛優婆夷時迦留陀夷復為
說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是
女人聞法示教利喜已頭面礼長老
迦留陀夷足右繞而去還到自舍時
夫從後來還婦語夫言汝去後我聞
門作煎餅時阿闍梨迦留陀夷來現種
種神力我持是餅與祇桓僧阿闍梨

迦留陁夷為我說法我得須陁洹道

汝今可往亦當為汝說法是婆羅門
前世曾供養佛種善根近正見利根
本因緣強堪任今世得道諸善根力牽
故便往詣長老迦留陁夷所頭面礼足
在前而坐迦留陁夷即隨順觀本因
緣為說種種妙法即於座上遠塵離
垢得法眼淨是婆羅門聞法知法見
法入法度疑悔不隨他於佛法中得
自在心無所畏從座起頭面礼長老
迦留陁夷足言我從今日歸依佛歸
依法歸依僧知我盡形作佛優婆塞
迦留陁夷復為婆羅門說種種法示
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婆羅門聞
法示教利喜已從座起頭面礼足右
繞而去還到自舍語婦言我等无有
善知識大利益我等如阿闍棃迦留
陁夷者何以故我等因阿闍棃迦留
陁夷故破二十身見斷三惡道无量
苦惱今作有量入正定見四諦大德
迦留陁夷所須衣被飲食卧具湯藥
種種生活具我等當與婦言便往自
恣請婆羅門即時往詣祇桓到迦留

陁夷所頭面礼足在前而坐坐已語
迦留陁夷大德知不我等無有善知
識大利益我等如大德者何以故我
等因大德迦留陁夷故破二十身見
斷三惡道无量苦惱令作有量入正
定見四諦大德若有所須衣服飲食
卧具湯藥種種生活具自恣受我請
當隨意取若言尒是迦留陁夷有所
須衣食卧具湯藥往彼取之是婆羅
門有一兒學婆羅門法婦婆羅門女
父母語兒言汝知不我等更无好知
識大利益我等如大德迦留陁夷者
何以故我等因大德迦留陁夷故破
二十身見斷三惡道无量苦惱令作
有量入正定見四諦如汝好供養我
等者我等死後當如是供養大德迦
留陁夷兒答言尒世法無常如偈所說
常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是兒父母死已作孝除服洗浣竟往
詣迦留陁夷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
自言我視大德迦留陁夷如父母無異
若有所須衣服飲食卧具湯藥種種

生活具自恣受我請當隨意取如從

我父母取巻言尒尒時迦留陁夷所
須衣服飲食卧具湯藥從彼家取尒
時有五百賊作惡事竟入舍衛城賊
主年少端正婆羅門見婦機上遥見
心生染著便喚婢使語其人来入共
相娛樂是婢即往語言其婆羅門婦
喚汝来入共相娛樂賊主即入一時迦
留陁夷晨朝著衣持鉢入是婆羅門
舍婦為敷座坐已共相問訊在一面
坐婆羅門見婦疾為辦飲食自手行
水自與多美飲食自恣飽滿竟行水
洗手取小床坐聽法尒時迦留陁夷
為種種因緣訶責婬欲讃歎離婬欲
種種因緣訶責破戒讃歎持戒如是
說法已從坐起去時婦作是念是比
丘種種因緣訶責婬欲讃歎離欲訶
責破戒讃歎持戒是比丘必當見我
二人共作惡事是故作是語我夫更
无同心愛念如是沙門者若以是事
語我夫者我當受大苦惱作是念已
語賊言汝聞沙門種種因緣訶責婬欲
讃歎離欲訶責破戒讃歎持戒耶是比

丘汝當見我等二人共作悪事我夫吏
無同心愛念如是沙門者若以是事
語我夫皆我等當受大苦惱賊主言
余當去何答言當除滅去賊主言此
有大威德力淨飯王師婆羅門子常
出入波斯匿王所末利夫人師云何可
殺答言我能作因縁必令可殺是女
人中後佯病臥地遣人往喚迦留陁夷
言来看我病迦留陁夷中後著衣往
看即與坐處共相問訊迦留陁夷就
坐種種因縁為說法示教利喜已欲
起去婦言善人莫去隨尒所時為我
說法我漸小差皆受滅樂受生迦留
陁夷聞是語已復為說種種法示教
利喜已欲去又言善人莫去隨尒所
時為我說法我便得差皆受滅樂受
生迦留陁夷復為更說種種法示教
利喜乃至日没闇時迦留陁夷起到
糞聚所賊主以利刀斷頭埋著糞中
是時說戒日祇桓中行籌長一籌并
相謂言誰不来者比坐皆言迦留陁
夷不来誰受欲答言無有諸比丘不
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汝等作

布薩說戒迦留陁夷已入涅槃我與善
男子迦留陁夷少一身不滿五百世
共伴今則別離佛過夜已晨朝著衣
衆僧圍繞恭敬入舍衛城到叢聚所
佛神力故死屍踊出在虛空中諸比
丘取著牀上持出城諸比丘及弟子
以大德供具燒身起塔供養波斯匿
王聞長老迦留陁夷某婆羅門家死
即滅七世左右十家皆奪財物捕取
五百賊悉截手足著祇桓塹中諸比
丘入城乞食聞是事已白佛佛言
如是過罪及餘過罪皆由非時入聚
落佛言若迦留陁夷不非時入聚落
者不於是婆羅門家為人所殺佛種
種因緣訶責非時入聚落已語諸比
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非時入聚落波逸
提非時者過日中後至地未了是中
間名為非時聚落者白衣舍波逸提
者煑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导道是
中犯者若比丘非時入聚落波逸提
隨所入隨一一波逸提尒時為病比
丘欲從白衣舍索羹飯飲食粥不得

十誦律第十七卷 第二十五張 職 癸

去故看病比丘皆惱病者增長諸比
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
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非時入聚落不白餘比
丘波逸提餘比丘者謂眼所見是中犯
者若比丘在阿練兒處白餘比丘入
聚落從聚落還到阿練兒處即以先
白復至聚落波逸提又比丘在阿練
兒處白餘比丘入聚落從聚落入聚
落僧坊即以先白復至聚落波逸提
又比丘在阿練兒處白餘比丘入聚
落從聚落入所住處即以先白復入
聚落波逸提若比丘在聚落僧坊白
餘比丘入聚落從聚落還入聚落僧
坊即以先白復至聚落波逸提又比
丘在聚落僧坊白餘比丘入聚落從
聚落至所住處即以先白復入聚落
波逸提又比丘在聚落僧坊白餘比
丘入聚落從聚落至阿練兒處即以
先白復入聚落波逸提若比丘在所
住處白餘比丘入聚落從聚落至所
住處即以先白復入聚落波逸提又

比丘在所住處白餘比丘入聚落從
聚落至阿練兒處即以先白復入聚
落波逸提又比丘在所住處白餘比
丘入聚落從聚落入聚落僧坊即
以先白復入聚落波逸提若比丘非
時入聚落不白餘比丘隨所經過大
巷小巷隨得尒所突吉羅隨入白衣
家隨一一波逸提有一比丘寄衣在
居士舍是比丘聞居士舍爲火所燒
忘不白餘比丘從僧坊出向聚落尒
時憶念我不白餘比丘憶已道中還
至僧坊白餘比丘尒所時間居士舍
燒盡比丘衣亦俱燒盡居士言汝何故
後来若先来佐我救火者汝衣亦當
不燒是比丘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讃戒
讃持戒讃戒讃持戒已語諸比丘從
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非時入聚
落不白餘比丘波逸提除急因緣急
因緣者若聚落失火若八難中二
難起去者不犯八十竟
佛在舍衛國尒時有一居士因䟦難
陁釋子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

諸居士知佛默然受已從坐起頭面
礼佛足右繞而去還自舍通夜辦種
種多美飲食跋難陀常出入多家
晨朝著衣持鉢入諸家時僧坊中無
有人唱時到亦无打揵搥者佛告阿
難時到汝自知之阿難即令唱時到
打揵搥佛及僧入是居士舍無有人
迎佛作礼敷座處者時佛語阿難今
時所應作者便作阿難即約勅主人
令敷座處即敷座處佛及僧坐已佛
語阿難所應次第作事汝自當知阿
難即時語居士言佛及僧坐久食具
已辦何不下食居士言小住待跋難
陀釋子来佛小默然第二復語阿難
次第所應作事汝自當知阿難第二
復語居士食具已辦可與佛及僧居士
言小住待跋難陀釋子来佛復默然
第三復語阿難今時次第所應作事
汝自當知阿難第三復語居士佛及
僧坐久食具已辦可與佛及僧居士
復言是會因跋難陀釋子跋難陀釋
子若来者當與若不来者或與或不
與若須食者當住待跋難陀時跋難

陁曰時欲過方來居士即自手行水
自與多美飲食自恣飽滿已跋難陁
先疾食竟便起入餘家尒時居士以
多美飲食自恣與佛及僧竟自行水
知佛洗手攝鉢取小牀坐佛前聽說
法佛以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已
佛及僧從座起去佛食後語阿難為
我敷坐牀辦水集比丘僧竟語我阿
難受教即敷坐牀辦水集比丘僧往
白佛言世尊我已敷座辦水集比丘
僧除一比丘跋難陁釋子佛自知時
尒時跋難陁至日暮乃來阿難第二
復到佛所白言世尊我已敷座辦水
集比丘僧佛自知時尒時世尊洗脚
已便坐阿難所敷牀上語諸比丘跋
難陁癡人今日兩時惱僧中前以飲
食因緣中後以集僧因緣佛種種因
緣訶責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
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
許他請僧中前中後行到餘家波逸
提許請僧者許為檀越請眾僧來中
前者從地了至日中中後者過日中
至地未了行諸家者白衣舍名為家

行者與白衣同心入出波逸提者若
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㝵道是中犯
者若比丘在阿練兒處白餘比丘入
聚落從聚落還阿練兒處即以先白
復至聚落波逸提又比丘在阿練兒
處白餘比丘入聚落從聚落入聚落
僧坊即以先白復至聚落波逸提又
比丘在阿練兒處白餘比丘入聚落
從聚落入所住處即以先白復入聚
落波逸提若比丘在聚落僧坊白餘
比丘入聚落從聚落還入聚落僧坊
即以先白復至聚落波逸提又比丘
在聚落僧坊白餘比丘入聚落從聚
落至所住處即以先白復入聚落波
逸提又比丘在聚落僧坊白餘比丘
入聚落從聚落至阿練兒處即以先
白復入聚落波逸提若比丘在所住
處白餘比丘入聚落從聚落還至所住
處即以先白復入聚落波逸提又比
丘在所住處白餘比丘入聚落從聚
落至阿練兒處即以先白復入聚落
波逸提又比丘在所住處白餘比丘
入聚落從聚落入聚落僧坊即以先

白復入聚落波逸提若比丘為檀越

家請比丘僧宿是比丘不白諸比丘
出至檀越舍界隨所經過大巷小巷
隨得尒所突吉羅隨至他家隨得尒
所波逸提 八十二竟

十誦律卷第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